道南源委錄

鄭秘書

事略

鄭穀字致遠建安人鎮之子也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邪穀拱而對曰讀書止於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書也既冠入國學嘗執父喪火延喪室穀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爇喪室柱至其半而止鄉人名為止火村

求第嘆曰[illegible]道猶尚友於古人吾今[illegible]

賢之門其[illegible]遂走河南值二程已逝又遊
佐之門而學焉政和六年以八行舉尋第進士御
史臺主簿秘書郎出守臨江軍丐祠歸自號九思建寧府志

李西山 群從閎祖相祖壯祖諸孫方子

墓表略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
山既受學于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
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

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二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于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于餘杭則具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其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于是獨以[illegible]于論語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

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于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也龜山既没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辛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黄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于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妻以女中年游太學紹興初天

予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
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
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者當世大務上為
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廸功郎尋除詳
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
承務郎官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
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
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當時賢
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

閫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旣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恐失日訪民情休戚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千爲列肆酤酒以要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形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于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遣子皆

如已予其于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藁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學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徼幸于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閎祖號綱齋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閎祖

蚤受庭訓已而登文公門篤志問學强立精思論議
切實文公留之家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
畧第嘉定辛未進士不逐時好調臨桂簿提刑方信
孺漕使陳孔碩兩臺之事咸倚以决暇日請學訓迪
諸生士習丕變終廣西經畧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
卷
弟時可名相祖以文公命編書說三十餘卷當時稱
其辨析詳明用心精切
處謙名壯祖與閎祖同年第進士調閩清尉眞德秀

薦之稱爲人物典刑
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眞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文公答守約書下同）
所論克己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表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

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文公語錄下同

闕祖書問致中和之說更欲先生著一語以明之極其中則心無不正而天地之心亦無不正極其和則氣無不順而天地之氣亦無不順先生答云看得甚精章句已改定多如所論

方子字公晦呂生正巳正巳生方子少慱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决遂以果名齋長遊太

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訶詈然嘗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

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出宋史

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嚴謹這是人自去做

公晦得諸心傳親切超詣

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旨余必咨

而後行

陳宗正

事略

陳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瓘之從孫得聞家學復從楊時游而與羅從彥為友時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紹興初近臣薦充樞密編修官胡安國繼以直言極諫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謂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

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蓋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渊顧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

爲宣和之備章五上益鯁切檜患之復論其姻黨鄭億年坐解言職除宗正少卿有默堂集三十卷八閩通志

劉白水

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牧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

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
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
寐乃始探篋解衮下帷燃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
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
即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
日棄録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
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
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
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

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嚋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彦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于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頽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夫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録是時國家南渡十

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悟寐
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
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
詔諸關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劒之文以祝之其祝
之辭曰寶劒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
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旣至會秦丞相檜巳顓
國柄爲其事非巳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巳和戎之
策惡聞天下至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
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

禪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役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

蕭清流

事略

蕭顗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朴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彥羅從彥同受業楊

時之門嘗答范甚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唯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爲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松嘗師事之建寧府志

曾宗丞

事略

曾恬字天隱公亮曾孫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至大宗正丞秦檜當國恬自守不爲諂求外祠得主管台州

崇道觀寓上熟僧剎有上蔡語録二卷泉州府志

廖中丞

墓銘略

公諱剛字用中順昌縣人布衣時嘗從其鄉人陳公瓘游又嘗從侍講楊公時問學故其後立身行巳具有本末蓋非偶然者初登五年進士五任除國子録擢監察御史足跡未嘗及權門靖康中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上方向儒學公奏帝王之學不當如文士所爲願去末學之無益尋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奏

乞罷高麗國使又條陳屯田便宜皆切當時事宜遷給事中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迷國本末追貶其身且詔其子若孫不得官于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僅自寺丞提舉江東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明年遷刑部侍郎又明年力請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郡人素以侈靡相尚婚娶例踰制公下車首立條約且親爲文以訓告之風俗爲變在郡二年應詔以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

令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詔
書趣行至闕則有中丞之拜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
當思大體若乃摭拾細故矜一得於狐兎之微則非
臣之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
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且曰天下之弊蓋不一而其
原則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己臨照百官則是非不
紊邪正洞見天下之弊可以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
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
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矣又論當遠佞人且劾從臣

中爲佞之尤者時諸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于四五肅然知畏凡論奏皆本於誠實務先大體戢其初言類如此

何通判子鎬

事略

兌字太和邵武人宣和進士調廣西提刑司檢法官東平馬伸撫諭廣南見兌贊之奏爲屬因授以所聞於程氏之說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既而伸坐論時事貶死兌歸守其學不少變紹興中爲辰州通

判澧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謂他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伸事狀達尚書省以明伸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檜惡其分己功下兌荆南詔獄削官貶竄檜死始復官所著有易傳學者稱龜津先生

鎬字叔京兌之子少承家學以聖賢爲師一意操存言行相循毅然任道不惑長就外傅與文公爲友講習論難必詣于極致而後已文公遺公書云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絶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聞見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

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教人以專心致志爲始有根本之說心說持敬之說皆出自家體認精語文公皆曰甚善築書堂于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公初用父致仕恩補安溪簿未赴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專用寬仁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部使者鄭伯熊名爲好士行部得公甚喜願郡事不理檄公佐其守共理之公入幕悉取文書

閱視持白守史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夙夜究思其所以均之者其說甚詳守頗不悅公即謝去學者多尊師公惟當道鮮知公者公固不求亦不慼悔後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文公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二爲銘其墓稱其清夷恬曠庶直惠和云邵武府志

道南源委錄卷之三終

道南源委錄卷之四

延平李先生

行狀畧

先生諱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生有異禀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

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卒年七十有一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子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

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
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
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
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
得其驩心焉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
自理與族婣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
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親
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
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

者賊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深淺誘之各不同而要之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爾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

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

達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倩者或寡矣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亦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
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
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
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
要類此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
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
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
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

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

先生自言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見延平答問

問行狀云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曰只是要見氣象朱晦菴語下同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常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

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

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

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爾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

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未易以口舌爭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與說

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

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頽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田夫野老

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熹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步進處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質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

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有甚畢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趙師夏語

韋齋記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其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辯以下俱先生論學要語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有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

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卻是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録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如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處人

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

性之善可見矣

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

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

養終不爲己物也
氣與道義只是一滚發出來
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
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
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
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
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
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

特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説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説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將來作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説不濟事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
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
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
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
不中節矣
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
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
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
此尤害事

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
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
事此語可時特經心也

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
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
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

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

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

處事擾擾便以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以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昔常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

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灑落即此心廓然太公

無彼已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

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

而乃枝葉之助

古之德人言語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言語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林文節公 姪成季附

事略

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號艾軒莆田人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爲意聞吳中陸子正嘗受學於尹焞因往從之游自是遂專心聖賢踐履之學

出入起居必中規矩稱爲南夫子平生未嘗著書其於聖賢微旨有得於師傳者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逾遠矣又嘗語學者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註脚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孝宗隆興元年先生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司户叅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先生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罷由是先生改左承郎知永福縣

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出爲廣西提點刑獄淳熙元年移廣東茶　寇自荆湘飄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先生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

人兼侍講爲誥有古風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年六十五卒謚文節先生老儒通練世務爲士望甚重所著有文集奏劄五十卷姪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文公遊文公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公禮之爲上客每事必咨亦屢貽以書帖劉克莊跋云井伯丈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仕終興國軍判官（興化府志）

正獻陳公薦充學占館職劄子云林光朝明經博古

通練世務行爲一郡所推文爲多士所服居鄉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郡守監司頃以孝廉舉于朝屬多事未行艾軒文集

晦翁云這道理易晦而難明熹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雲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爲之踊跳皷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無能繼其學者

劉正字 弟朔子彌邵

事實

劉夙字賓之莆田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户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府教授以弟朔爲温州司户迎毋游氏就養因乞與温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陳傅良以諸生見夙賞重之果以文名孝宗即位循文林郎俄召對論薦之弊乃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所致差充紹興府教授尋令閤門引對明年春差禮部貢院考官降秘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以親老屢求去無

何兼國史院編修官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易而得乎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准三事又以江浙水奉詔陳得失乃上疏凡六事丐外章再上以爲荊湖北海安撫司參議官以興化猶剩米病民請盡蠲之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轉奉議郎奏劄論舒民力罷貢獻辯君子小人在州期年政平訟簡會曾覿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夙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明年引疾歸甫一年卒是歲王龜齡芮司業燁俱卒

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悼以詩曰諸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簫橫雪水風（吹簫給喪事見漢書周勃傳）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朝答士友慰吊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之所推重如此（雜出名公事述等書）

弟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温州司户叅軍與夙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孝宗初立與林光朝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

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靚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爲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不可憑虛蹈空過爲揣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免試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官朔與其兄夙皆爲時望所推夙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於輕禄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雜出名公事述等書

彌邵夙之子以洙泗濂洛之語爲法事必求道理欲
實踐自童至耄確然不移

方正字　族士孫耒壬大壯

方翥字次雲元寀之孫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
縣尉到官未一載歸闔戶十八年無于進意計一第
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初翥
與林艾軒俱在錢塘艾軒喜李太白曼卿之爲人又
愛晉人風度不入俗調翥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
著脚不得艾軒遂愧悟以翥爲先聞道凡事之蓋楙

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𥂕宫施廷先翁與廷先居最久至是艾軒亦定交焉及翁歸𥂕與艾軒講明道理以淑後進朱文公嘗過莆見其論說喜躍不寐出興化府志及艾軒文集

連江

耒字耕道號困齋元案曾孫少孤其弟千秋耒皆自教之家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第調善化尉復因文公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

耕道以明敏果決之資挾淩高邁遠之志但其所操太高所存太簡又每有自喜巳材獨任巳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愽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不可禦矣（先生答書下同）

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嘗相勸眞得朋友之道

張敬夫帥荆南辟未及游九言爲屬曰是二人者能攻臣過失（南軒集下同）

耕道天資耿介
敬夫語其弟子曰天下文章之士以百千數可與共
死生同禍福者子之兄一人未感激公知巳遇事
無隱或因盃酒輙發或欲搢笏顯誦往往有攻排
之益行狀下同
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
祭名曰樂神未始至牒諸保聚稾于祠中遣吏酹
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
窮之操皆足為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檜弗獲究其

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勛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嫮節莫如呂紫薇夏卿胡衡麓與橫浦張九成澹菴胡銓數君子困齋皆從之游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真德秀跋公事實

壬字若水元案曾孫文公守漳請壬主學事壬條上請説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屬邑皆倣其學通志

遠菴

墓表略　　游九言

公名士縣一字伯休莆田人中歲移居崇安五夫籍溪之上從文公游紹興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伯謨在遠聞之曰異時爲學者之禍已而果然氣貌蕭踈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溫溫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士懷利祿營貲產不掛口故其襟度不期自高涉世若甚踈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大抵瞭然彼近功小利時號通才特不屑耳爲人大略如此

墓誌略　陸游

伯謨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嘆曰老子之言蓋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苛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掩所長如此亦足以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也

伯謨初投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爲主敬之說須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察以求當然之則又云近乃微測爲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己事所係甚重

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文公語錄下同

伯謨論北虜引曲端所言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先生然其說以阿骨打纔得幽州便死又云靖康之禍心腹壞了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爲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謨曰惟其好善所以嫉惡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

些子事無道理
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
可發大綱
先生問吳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
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即念
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朮
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
便好
伯謨胞懷趣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文公祭伯謨文

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以

遠過今日詩流也

伯誤詩溫潤可觀

向見頗有因循之病以上俱文公書問

大壯字履之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文公至莆

大壯舉所學就正焉得其靚傳面命之旨通志

朱韋齋

朱松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中同上舍出身爲政

和尉父森卒于官邸貧不能歸其喪因葬其邑服除

調尤溪尉紹興四年除正字趙鼎爲相除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便檜怒諷御史論其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赴奉祠松自初筮入閩後遊宦往來閩中從羅從彥肅顗學晚寓建州城南終以子熹貴贈通議大夫諡獻靖建寧府志

道南源委錄卷之四